韓非子集解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六

長沙王先愼

難三第三十八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𥍾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顧廣圻曰𥍾氏論衡非韓篇作撊是按氏是同字𥍾當依論衡作撊字書無𥍾字史記酷吏傳云濟南瞯氏漢書音義云音小兒癇病也即此姓龐當是其里也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觀民。顧廣圻曰藏本今本觀作勸論衡作勸按此以觀爲是觀示也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𥍾氏子。先愼曰乾道本無問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問字先愼按論衡亦有問字今據補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顧廣圻曰之當依論衡作子先愼曰論衡嘗作曾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

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

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及也聞善聞姦俱當賞也。先慎曰乾道本及作力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力作及先慎按作及是今據改下此宜毀罰之所及也正作及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顧廣圻曰王當作主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貴之不亦倒乎

文公出亡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先慎曰獻公一本作獻子誤披斬其袪文公奔翟惠公卽位又使攻之惠竇不得也。顧廣圻曰惠竇當依左傳作渭濱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卽至惠竇

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惡惟恐不堪。先愼曰乾道本無惟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惟字先愼按左傳亦有今據補蒲人翟人余何有焉當時君爲蒲翟之人無臣之分則何有焉。盧文弨曰注無臣之分之焉改主今公卽位其無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鉤而相管仲君乃見之

或曰齊晉絕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棄斬袪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者也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以不忠之臣事不明之君。先愼曰乾道本以字在臣字下顧廣圻云今本以字在不字上先愼按此當乙今據改君不知則有燕操子之也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誅而自以爲有桓文之德是臣讐而明不能燭。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書下有君字多假之資自以爲賢而不戒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王。

先謙曰韓子此言殆爲楚魏相張儀之類而發且寺人之言也直飾非誠言也。先慎曰趙本注誠作識誤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死君後生臣不愧而後爲貞不皆死而後爲貞。先慎曰乾道本下後字作復拾補上後字亦作復盧文弨云復作後謂注不字疑必顧廣圻云今本復作後按復後互誤生下當更有生字先慎按今本復作後是也此言君死後臣生不愧如荀息立奚齊立卓子之類而後爲貞若君朝卒而暮立遂臣事之非貞也此與下文語意相承極爲明顯乾道道藏本誤後爲復其義遂晦耳上後字不誤盧顧說並非改從今本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貳何如

人有設桓公隱者。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射。先慎曰乾道本射作對盧文弨云對藏本作射今據改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晩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

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遠而俳優侏儒固人

主之所與燕也則近優而遠士而以為治非其難者也夫處勢而不能用其有。先慎曰乾道本勢作世盧文弨云世張本作勢顧廣圻云藏本世作勢是也今據改而悖不去國。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悖作徒按悖當作恃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明能照遠姦而見隱微必行之令雖遠於海內必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非其難者也楚成王置商臣以為太子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難遂弒成王公子宰周太子也。先慎曰六微篇宰作朝說見上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州反。顧廣圻曰州讀為周見六微篇分而為兩國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勢不二庶孽卑寵無藉雖處耄老。先慎曰乾道本耄老作大臣誤改從趙本庶孽卑句寵無藉謂所寵之人無借以權勢也晚置太子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不亂又非其難也物之所謂難者必借人成勢而勿使侵害己。先慎曰乾道本無

使字盧文弨云使字脫張本有今據補可謂一難也貴妾不使二后二難也。先慎曰二后猶並后也二難上依上下文當有可謂二字愛孼不使危正適專聽一臣而不敢隅君。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隅作偶按隅當作愚先慎曰隅偶形近易譌詩抑維德之隅劉熊碑作偶是二字古人已有誤者此隅當作偶顧說非此則可謂三難也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先慎曰趙本其作於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爲路寢一朝而以三

百乘之家賜者三謂以大夫之業世賜與爲寢也。先慎曰注世趙本作也盧文弨云業也當作菜地又寢也當作寢者故曰政在節財

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葉民有倍心。先慎曰乾道本葉作恐盧文弨云恐張本作葉今據改而說之悅近而來遠。先慎曰乾道本說上有誠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誠字今據刪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爲政無功者受賞則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敗而政亂。先慎曰乾道本無政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增以亂政治敗民末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紹葉公之明。盧文弨曰紹疑本作詔顧廣圻曰句有誤孫詒讓曰紹當作詔謂詔告之以尙明之義紹詔形聲並相近而使之悅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不行惠以爭民。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不作天下二字按不字當作下形近譌今本添天字譌甚非能持勢者也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而咸包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

以禁下恃爲舜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姦於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於其所易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難下有者字爲大者於其所細也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得君。顧廣圻曰得當作德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罰之皆起於身也。顧廣圻曰罰當作賞故疾功利於業先。愼曰拾補疾作習盧文弨云張本作疾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疾作習誤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智有之。顧廣圻曰智讀爲知按此老子第十七章文此言太上之下民無說也。盧文弨曰張本無民字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以悅近來遠亦可舍己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非功伐之論也選其心之所謂賢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內比周也則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選賢選其心之所謂賢故

三子得任事燕子噲。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子作王誤賢子之而非孫卿。顧廣圻曰孫卿荀卿也其事未詳故身死爲僇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滅於越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患也明君不自舉臣臣相進也。顧廣圻曰臣當作功不自賢。顧廣圻曰賢上當脫選字功自徇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重功字誤自作相論之於任試之於事課之於功故羣臣公正而無私。先愼曰乾道本正作政今據趙本改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說以節財是使景公無術以享厚樂。先愼曰以享厚樂乾道本作使智之侈藏本作使智之侈改從今本而獨儉於上未免於貧也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爲五霸冠者知侈儉之地也爲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謂之劫不能

飾下而自飾者謂之亂不飾下而自飾者謂之貧。先慎曰依上文不下當有能字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者禁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賞汙穢爲私者必知知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公。先慎曰乾道本公上有方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方字按句有誤先慎按方字衍然故卽然則也王引之經傳釋詞云故猶則也忠臣盡忠於上與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尅於上一律公上不當有方字今據刪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尅於上精廉尅己侈倍景公非國之患也但如上雖侈非國之患也。先慎曰乾道本注但作伊據趙本改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者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知下明。顧廣圻曰也下當有脫文此知下明則云云哀公之無患也下文知下明則云云景公之無患也所脫爲葉公之無患也因知下明則複出而誤漏之耳則禁於微禁於微則姦無積。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禁於微三字顧廣圻云今本重禁於微按此當更有今據補姦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分公私分則朋黨散朋黨散則

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明則見精沐。王渭曰精沐二字疑孫詒讓曰精沐疑當爲精悉說文悉詳盡也悉或變作悚又譌作㳂與沐形近因而致誤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貧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韓子以齊桓侈於桀紂猶未虧德形於翰墨著以爲敎一何逆理之甚其不得死秦獄未必不由此也。先愼曰趙本無此注文盧文弨云張本有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先愼曰乾道本東作東顧廣圻云論衡東作東閭作宮先愼按張榜本趙本並作東今據改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閒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顧廣圻曰論衡絞作殺下巽日作翼日巽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不以法度而用智故曰多事也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先愼曰乾道本姦必作必姦據趙本改論衡非韓篇正作姦必則鄭國之得姦

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典主也謂因事而責成之。先愼曰論衡成作城乾道本注因作其據趙本改不察參伍之政。先愼曰論衡政作正二字古通不明度量恃盡聰明勞智慮。先愼曰乾道本盡作毒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毒作盡按此以毒與勞對文先愼案顧說非論衡亦作盡今據改論衡恃作待誤當依此訂正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眾而智寡寡不勝眾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因物以治物謂若因龍以治鱗因鳳以治羽鳥也。先愼曰乾道本故下有則字顧廣圻云今本無則字俞樾曰故則二字無義趙本刪則字當從之惟此文有從舊注羼入者韓子原文當云且夫物眾而智寡寡不勝眾故因物以治物下眾而上寡寡不勝眾故因人以知人舊注於上句寡不勝眾云言智不足以偏知物也於下句寡不勝眾云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傳寫誤入正文而又有錯誤遂參差而不可讀矣先愼案俞說是則字依趙本刪下眾而上寡寡不勝眾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羿必得之則羿誣矣羿雖善射見雀未必一一得之故曰誣也。先愼曰乾道本不重羿字盧

文弨云凌本重羿字今據刪以天下爲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己之胷察爲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矣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強左右對曰弱於始也今之如耳魏齊孰與曩之孟常芒卯。盧文弨曰常張本作嘗下同對曰不及也王曰孟常芒卯率強韓魏猶無奈寡人何也。顧廣圻曰策下有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先愼曰說苑敬愼篇亦有疑此脫左右對曰甚然中期伏瑟而對。先愼曰各本伏瑟作推琴顧廣圻云史記魏世家云中旗憑琴索隱云按戰國策作推琴春秋後語中旗伏琴而韓子作推瑟說苑作伏瑟文各不同按索隱引此作瑟是也推當作馮馮伏同字難二篇云師曠伏琴而笑之先愼案御覽四百五十九引作中旗伏瑟今據改曰王之料天下過矣夫六晉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伐趙。先愼曰各本又率作而從今據御覽改

說苑亦作又率灌以晉水城之未沈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韓康子爲驂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踐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車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今足下雖強未若知氏韓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先慎曰其字疑衍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

或曰。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對也有過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可害則雖強天下無奈何也而況孟常芒卯韓魏能奈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如耳魏齊。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如字盧文弨云脫凌本重今據補及韓魏猶能害之然則害與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問乎自恃其不可侵。先慎曰下自字趙本作曰盧文弨

云曰字譌則強與弱奚其擇焉。先愼曰乾道本無則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則字今據補夫不能自恃。先愼曰乾道本夫不能作失在不今據趙本改而問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其昭王之謂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水灌滅其國。先愼曰其拾補作人盧文弨云其字譌先愼案盧說非其指韓魏言即上汾水灌安邑絳水灌平陽也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爲飲杯之故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強其未有水人之患也。先愼曰乾道本未作畏也作平盧文弨云凌本秦本畏作未平作也顧廣圻云畏字當有誤未詳先愼按畏未聲近而譌未有水人之患與安有肘足之事文法一律今據改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中期曰勿易此虛言也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絃不調弄不明中期之任也此中旗所以事昭王者也中期善承其任未慊昭王也而爲所不知豈不妄哉左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

矣其曰甚然。盧文弨曰四字句則諛也申子曰治不踰官雖知不言今中期不知而尙言之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中旗之對皆有過也

曾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說之無證。先愼曰乾道本證上有說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下說字先愼按說字涉上文而衍今據刪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不可得也

或曰廣廷嚴居衆人之所肅也晏室獨處曾史之所僈也。先愼曰僈趙本作慢古字通用觀人之所肅非行情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行作得誤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爲飾也好惡在所見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燭遠姦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不亦弊乎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

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羣臣者也。先慎曰張榜本眾作重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難四第三十九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今子不後寡君一等寡君未知所過也子其少

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亡臣而不後君。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不重亡字按當依左傳云孫子必亡爲臣而君衍不後二字先慎曰按此相傳當日之語不同應各依本書爲是亡臣卽下其所以亡其失所以得君也亡臣之亡讀若忘孫子自忘己尙爲臣故與魯君並行而不違下文孫子君於衞而後不臣於魯正申亡臣而不後君之說顧氏依左傳改本書失本書恉矣過而不悛亡之本也

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伐之。顧廣圻曰伐當作代代之代爲君也下文盡同故有湯武諸侯失道大夫伐之故有齊晉臣而伐君者必亡則是湯武不王晉齊不立也。先慎曰依上文晉齊當作齊晉孫子君於衞。顧廣圻曰句絕而後不臣於魯臣之君也。王先謙曰臣之君謂臣變而爲君也君有失也故臣有得也不命亡於有失之君而命亡於有得之臣不察。顧廣圻曰二字句絕先愼曰命與言通書大禹謨咸聽朕命墨子兼愛篇下作咸聽朕言禹謨卽本墨子改言爲命可見古人命言二子相通此謂穆

子不言衛君有失之當亡而言衛臣有得之必亡是謂不明魯不得誅衛大夫而衛君之明不知不悛之臣孫子雖有是二也臣以亡。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臣字誤按臣當爲巨詎巨同字其所以亡其失所以得君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亡其二字誤亡句絕下七字爲一句先愼曰其所以亡謂亡其爲臣也其失所以得君謂失其爲臣之禮故得爲其君也或曰。先愼曰前三篇皆一難此篇先立一義以難古人又立一義以自難前說其文皆出於韓子臣主之施分也臣能奪君者以得相踦也故非其分而取者衆之所奪也辭其分而取者民之所予也是以桀索峪山之女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離。先愼曰乾道本離作謂顧廣圻云今本謂作離今據改湯身易名。顧廣圻曰未詳先愼曰路史桀殺關龍逢湯聞而歎使人哭之桀怒囚湯於夏臺已而得釋以下文受詈例之當卽此事武身受詈。顧廣圻曰見喩老篇而海內服趙咺走山。顧廣圻曰咺當作宣左傳宣子未出山而復是其事也田外僕。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田下有氏字誤此當有成字卽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負傳隨鴟夷子皮事也見說

林上篇而齊晉從則湯武之所以王齊晉之所以立非必以其君也彼得之而後以君處之也。趙用賢曰非必奪君之位分所當得也以分所當得而後自處於君位也今未有其所以得而行其所以處是倒義而逆德也倒義則事之所以敗也逆德則怨之所以聚也敗亡之不察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尅而奔齊景公禮之。顧廣圻曰藏本鮑今本重齊字誤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於季孫。先慎曰伐下衍於字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也景公乃囚陽虎

或曰。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臣主之閒非兄弟之親也劫殺之功制萬乘而享大利則羣臣孰非陽虎也事以

微巧成以疏拙敗羣臣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羣臣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是疏而拙也不使景公加誅於拙虎。顧廣圻曰誅下當有脫文本云不使景公加誅於齊之巧臣而使加誅於拙虎下文云不知齊之巧臣其證也是鮑文子之說反也臣之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羣臣忠君懦而闇則羣臣詐知微之謂明無赦之謂嚴。先愼曰乾道本赦上有救字拾補無盧文弨云救字衍今據刪不知齊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

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辭宋而楚商臣弑父鄭去疾予弟。顧廣圻曰與左傳不同鄭世家亦云堅者靈公庶弟而去疾之兄也而魯桓弑兄五伯兼并而以桓律人。先愼曰桓上當有三字則是皆無貞廉也且君明而嚴則羣臣忠陽虎為亂於魯不成而走入齊而不誅是承為亂也君明

則誅知陽虎之可以濟亂也。先愼曰誅知趙本作知誅誤誅字句知下屬此見微之情也語曰諸侯以國爲親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失此無赦之實也。先愼曰乾道本赦上有救字據拾補刪則誅陽虎所以使羣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之罪此則妄矣今誅魯之罪亂以威羣臣之有姦心者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親鮑文之說何以爲反

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卽位懼其殺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子亶也。盧文弨曰亶左傳桓十七年傳作亹疑此因形近而譌下公子圉傳作達亦然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圉曰高伯其爲戮乎報惡已甚矣

或曰公子圉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

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甚也明君不懸怒有怒不行且舉之故曰懸怒懸怒則臣罪輕舉以行計。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臣下有罪字按臣罪當作罪臣此下當重有罪臣輕舉以行計七字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顧廣圻曰與左傳不同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先慎曰乾道本褚作褚據趙本改食黿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殺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曰知所惡。先慎曰乾道本無曰字拾補有盧文弨云張本無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故下有曰字按當有舉字先慎按有曰字是今據補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徼幸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先慎曰昭公當作高伯昭公含怒未發不得言昭公之報惡此卽難公子圉高伯其爲戮乎報惡已甚矣之語今本皆誤高伯爲昭公文義不可通矣

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報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報字今據補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顧廣圻曰獄之患句絕以當作已以讐之眾也是以晉厲公滅三郤而欒中行作難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起禍。顧廣圻云未詳吳王誅子胥而越句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弒不以褚師之不死而子公之不誅也。先慎曰乾道本子公作公父顧廣圻云今本公父作子公誤先慎按作子公是上子公弒君與褚師作難對言是其證改從今本事見左傳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怒之當罪。先慎曰乾道本之作其盧文弨云其秦本作之今據改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即位之後宿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先慎曰乾道本齊下有故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故字國語昔齊騶馬繻以胡公入於貝水即其事今據刪君行之臣。顧廣圻曰四字爲一句猶有後患況爲臣而行之君乎誅既不當而以盡爲心是與

天下爲瞽也則雖爲獘不亦可乎。先愼曰拾補乎下有哉字盧文弨云脫張本有衛靈公之時。先愼曰乾道本無公字盧文弨云脫張本有顧廣圻云藏本有公字是也七衛篇有今據補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先愼曰乾道本踐作淺拾補作踐今據改七衛篇作賤亦誤公曰奚夢。先愼曰此下當依七衛篇有對曰二字夢見竈者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先愼曰乾道本閒下無見字拾補有七衛篇有今據補拾補夢下刪見字非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乎侏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煬君邪則臣雖夢竈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顧廣圻曰雍鉏趙策作雍疽先愼曰孟子衛策作癰疽說苑至公篇作雍雎皆音近通借

或曰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矣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

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愛而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顧廣圻曰未詳 燕子噲賢子之而壅焉夫去所愛而用所賢未免使一人煬已也不肖者煬主不足以害明今不加誅而使賢者煬已。先慎曰乾道本已上有主字顧廣圻云今本無已字誤按依下文當衍主字先慎曰拾補有已字無主字盧文弨云主字非今據刪 則必危矣。先慎曰乾道本必危二字作賢誤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賢作必危二字按依下文是也今據改

或曰屈到嗜芰文王嗜菖蒲葅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晉靈侯說參無恤。顧廣圻云未詳 燕噲賢子之非正士也。先慎曰乾道本重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不更有之字是也今據刪 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賢用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下賢字誤 與愛而用之同。顧廣圻曰句絕 賢誠賢而舉之。顧廣圻曰六字爲一句 與用所愛異狀。顧廣圻曰狀字衍 故楚莊舉叔

孫而霸。王渭曰叔孫當作孫叔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也燕噲雖舉所賢而同於用所愛衛奚距然哉。先慎曰拾補奚下有稱字距作距盧文弨云距字非顧廣圻云距讀爲遽先慎按顧說是則侏儒之未見也。先慎曰乾道本見上有可字盧文弨云可字淩秦本無今據刪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已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顧廣圻曰之字當衍日不加知。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日作日誤而使賢者煬己則必危而今以加知矣則雖煬己必不危矣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六終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七

長沙王先愼

難勢第四十

愼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先愼曰初學記二御覽十五事類賦三引霽作散而龍蛇與螾螘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盧文弨曰張本賢上有故字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爲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爲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

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眾而勢位足以缶賢者也。盧文弨曰缶疑缶之譌缶古正字墨子往往用此顧廣圻曰句有誤俞樾曰缶乃詘字之誤詘誤壞而爲出字又因誤爲缶也上文云賢人乃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此卽勢位足以詘賢者之說趙本作任賢者乃不得其字而臆改不可從也先愼曰俞說是張榜本亦改作任

應愼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爲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釋賢而專任勢足以爲治乎。先愼曰乾道本釋作擇拾補擇作釋顧廣圻云當作釋今據改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之也。盧文弨曰下之字凌本無王先謙曰此與下螾螘之材薄也對文明下之字衍今雲盛而螾弗能乘也霧醲而螘不能遊也夫有盛雲醲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螾螘之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爲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

堯之勢以治天下也其勢。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以也其勢四字先愼曰張榜本無以也二字按其勢二字屬下讀何以異桀之勢也亂天下者也。盧文弨曰一本無者字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無上也字按也當作以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顧廣圻曰兩已字當有誤未詳俞樾曰兩已字當作人己之己卽以勢而言勢者人人得而用之不能使賢者用我而不肖者不用我也顧氏由不達古人語意耳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盧文弨曰一本無矣字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先愼曰乾道本無將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飛上有將字按之字當衍先愼按逸周書寤儆篇正有將字今據補彼脫爲字當依此訂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爲虎傅翼也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烙以傷民性。顧廣圻曰句當有脫字高臺一也深池二也

炮烙三也下文云四行其一未見先愼曰此隨擧二人暴虐之事非必有四行也炮烙卽非桀所爲顧說太泥桀紂得乘四行者顧廣圻曰藏本乘作成今本四作肆皆誤乘當作兼下文云云未始行一其證也先愼曰乘下脫勢字四當作肆肆行卽指盡民力傷民性言顧說非南面之威爲之翼也使桀紂爲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先愼曰言匹夫未一行桀紂之暴亂刑戮隨之也顧氏以一對四言非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先愼曰乾道本暴下有風字顧廣圻云今本無風字按句有誤先愼按無風字是改從今本此謂桀紂得有天下之勢以爲之傅翼所以暴亂之事成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顧廣圻曰末當作未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爲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先愼曰乾道本無巧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巧字先愼案治要亦有今據補今以國位爲車。先愼曰治要無位字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先

慎曰治要楷下有衍字以刑罰爲鞭筴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爲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〇先慎曰有自然之勢有人設之勢勢必於自然則無爲言於勢矣吾所爲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今曰堯舜得勢而治桀紂得勢而亂吾非以堯舜爲不然也雖然非一人之所得設也〇先慎曰乾道本無今曰至設也據藏本張榜本趙本補三十二字夫堯舜生而在上位〇先慎曰乾道字堯作聖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聖作堯非也舜上當有脫文先慎按顧氏不審上文有二十二字之本故疑此下脫文堯舜承上言堯不當作聖御覽六百二十四初學記九引並作堯與藏本今本合是其證今據改初學記引夫上有今字藝文類聚五十二引無舜字有堯字蓋堯下脫舜字然亦足見聖爲堯之誤雖有十桀紂

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先愼曰乾道本無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十一字顧廣圻云謂人之所得下有脫文俞樾云勢當作設上文云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得設也故此曰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設也而已矣設誤作勢文不可通顧氏因疑有脫文非是先愼案張榜本得下有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十一字是今據增上吾字乃客之誤當作若客所言謂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若客所言謂人之得設正承上非人之所得設也而來語極明晰客誤爲吾遂不可讀乾道本因刪去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設也十一字耳顧氏知有缺文而失於考校俞氏又强爲之說而不加參訂均非賢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矛與楯者。先愼曰難一篇矛楯互易白孔六帖五十八引無與字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

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先愼曰白孔六帖引子之楯何如作擊子之楯如之何以爲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爲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爲勢不可禁而勢之爲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勢下有與無不禁之道誤按當云以不可禁之賢與無不禁之勢此矛楯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先愼曰是上當有反字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吾所以爲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爲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駬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先愼曰驥駬並千里馬乘而分馳違背必速夫棄隱栝之法。先愼曰張榜本趙本栝作括公羊

何休序云隱括使就繩墨是也字當作桰說文桰檃也從木昏聲今通用炊竈木之括又或從括書太甲往省括于度是也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爲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則亦不然矣。先愼曰乾道本無不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不字今據增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餓者不活。先愼曰御覽八百六十三引活作育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粱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爲然夫待越人之善海游者。盧文弨曰海字疑衍先愼曰海卽游字誤而複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濟矣。先愼曰上矣字當衍善上當有雖字說林上篇越人雖善游子必不生矣語句正同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先愼曰張榜本脫馬字五十里而一置

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苦菜亭歷也先慎曰乾道本菜作萊顧廣圻云今本萊作菜今據改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未之議也○盧文弨曰未張凌本作末顧廣圻云句有誤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語意明顯顧說謬

問辯第四十一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辯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

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先慎曰訟讀爲誦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上有令。先慎曰乾道本無上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先慎曰依上文民上當有而字人主顧漸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趙用賢曰漸沒也音尖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先慎曰張榜本所下脫以字夫言行者以功用爲之的彀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先慎曰殺矢用諸田獵之矢見周禮考工記冶氏注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先慎曰外儲說左上篇同按十步當作百步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先慎曰常下脫儀的二字外儲說有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爲巧。先慎曰張榜本趙本巧作功誤巧與下文拙正相對待外儲說作巧是其證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爲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功用爲之的彀。先

慎曰張榜本趙本功作公訟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為察以博文為辯其觀行也以離羣為賢以犯上為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之論○先慎曰張榜本無故夫至此十七字而莫為之正是以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先慎曰史記荀卿傳趙有公孫龍為堅白異同之辯鄧析子無厚篇天不能屏勃厲之氣全夭折之人使為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凡民有穿窬為盜者有詐偽相迷者此皆生於不足起於貧窮而君必執法誅之此於民無厚也堯舜位為天子而丹朱商均為布衣此於子無厚也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也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問田第四十二

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襲下而遇君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今陽成義渠明將也○先慎曰乾道本今作令拾補作今盧文弨云令字非今據改而措於毛

伯○顧廣圻曰毛當作乇外儲說右篇云乇二甲義同先愼曰顧說毛當作乇是其引乇二甲爲證非乇伯卽乇長見商若書境內篇措當依下文作試公孫亶回聖相也○顧廣圻曰文心雕龍書記引此云孫亶回無公字省耳而關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眩乎辯說不試於毛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毛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之備哉

堂谿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術設度數○先愼曰乾道本生作王今據拾補改臣竊以爲危於身而殆於軀何以効之○先愼曰乾道本効作效盧文弨云效藏本作効今據改所聞先生術曰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而富彊○先愼曰乾道本彊作疆今據張榜本趙本改二子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

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竊爲先生無取焉韓子曰臣明先生之言矣〇先愼曰乾道本無臣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王之教〇王渭曰王當作生下同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爲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衆庶之道也故不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貪鄙之爲也〇先愼曰乾道本知明夫身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作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夫科身者盧文弨云夫字身字凌本無顧廣圻云此當作知明夫身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乾道本利作科譌今據改臣不忍嚮貪鄙之爲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〇俞樾曰先王當作先生卽謂堂谿公也非謂韓子舍全遂之道而肆危殆之行故曰先生有幸臣之意幸臣猶愛

臣也呂氏春秋至忠篇王必幸臣與臣之母是也韓子自謂不忍嚮貪鄙之爲不敢傷仁智之行若從堂谿公言則仁智之行傷矣故曰然有大傷臣之實此有字當讀爲又

定法第四十三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先愼曰乾道本責作貴誤據張榜本趙本改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愼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盧文弨曰姦馮改作奸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問者曰。先慎曰問張榜本作或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先慎曰不一其憲令句則姦多句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先慎曰道讀爲導與下使昭侯用術同意利在故法前令申不害則使昭侯用故法前令其利在新法後令則使昭侯用新法後令前令後令即上先君之令後君之令今人以前後兩字逗非也利在故新相反。盧文弨曰利在二字衍前後相悖。先慎曰乾道本悖作勃顧廣圻云今本勃作悖誤先慎案說文詩下云亂也或從心作悖勃下云排也明乖亂之字應作悖而勃爲段借字顧氏以正字爲誤蓋未之審耳今據改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先慎曰張榜本用誤利故託万乘之勁韓。先慎曰万張榜本趙本作萬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顧廣圻曰七十有誤或當作十七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

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先愼曰相字淺人所加此與下連什伍而同其罪對文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卻故其國富而兵强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强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卽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顧廣圻曰句絕惠王死武王卽位甘茂以秦殉周。先愼曰依上文甘上當有而字武王死昭襄王卽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先愼曰御覽一百九十八引無韓字五年而秦不益一尺之地。先愼曰各本一尺作尺土據御覽引改乃成其陶邑之封。先愼曰各本成作城據御覽引改應侯攻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成作城誤上文乃城其陶邑之封亦當作成先愼曰御覽此亦作成不誤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先愼曰張榜本主作其誤主謂秦王也商君

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强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官。盧文弨曰不或改雖顧廣圻曰不當作雖主無術於上之患也

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顧廣圻曰當云申子未盡於術商君未盡於法也脫去六字申子言治不踰官雖知弗言。先愼曰乾道本無治字弗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知下有弗字今本不上有治字按依下文當有又見難三篇弗亦作不今據補治不踰官謂之守職也可。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也可作可也先愼曰張榜本無可字知而弗言是謂過也。先愼曰乾道本是下有不字盧文弨云不字脫藏本張本有也邪同顧廣圻云今本無不字按句有誤先愼按不字衍文下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即是謂過也意今據改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先愼曰矣當作乎商君之法曰。先愼曰乾道本曰作日據張榜本趙本

改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先慎曰乾道本爵二級作爵一級據張榜本趙本改欲爲官者爲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爲醫匠則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藥也。先慎曰乾道本無病不至者齊十三字空十八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病不已失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藥三字今依藏本今本補說詳下而以斬首之功爲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能也二字顧廣圻云空四字藏本今本有能也二字今據補令斬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先慎曰乾道本無勇力之所加也以七字不空合計屋不成下缺五字智下缺二字正符七字之數足見今本之字非肊撰也今據今本補勇力之所以加也以七字而治智能之官。先慎曰乾道本治下有者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者字此未詳先慎按者字衍今據刪此謂以勇力所得之官而理智能之事不當其能無異令斬首之人爲醫匠也是以斬首之功爲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說疑第四十四。顧廣圻曰疑讀爲擬

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之民。先愼曰乾道本辜下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非所謂明也。顧廣圻曰明字當衍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人方在於人者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人方作當乃誤按在當作任形近誤先愼曰顧說是讀當以而不失其人句方任於人者也句非能生功止過者也是故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師也然使郎中日聞道於郎門之外以至於境內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昔者有扈氏有失度讙兜氏有孤男三苗有

成駒桀有侯侈哆。顧廣圻曰墨子所染篇云夏桀染於干辛推哆又明鬼篇云推哆大戲主別兕虎古今人表下中有推侈即此侯侈又呂氏春秋簡選篇云移大犧淮南子主術訓云推移大犧侈哆移皆同字耳王念孫曰侯當作佳形相似而誤讙讙騅雖猴猴鴕𪆰䧢雖雖隋墨子所染篇明鬼篇竝作推哆晏子諫篇漢書古今人表竝作推侈佳與推聲相近故通作推也其爲佳字無疑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內險以賊其外小謹以徵其善稱道往古使良事沮善𧨏其主以集精微。𧨏通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𧨏與擅莊子人閒世釋文𧨏本作擅是也說文擅專也精微猶精細也言平日擅專其主無毫髮之可間也亂之以其所好。投其所欲先慎曰引爲不善也此夫郎中左右之類者也往世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國存者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万也。先慎曰趙本万作萬故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爲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不肖如黑白矣若夫許由續牙七。顧廣圻曰此友在第三晉

伯陽。顧廣圻曰晉字當衍此七友在第四秦顛頡衞僑如。顧廣圻曰未詳俞樾曰顛頡晉人而係之秦僑如魯人而係之衞不可曉且其人亦非如下文所云伏死窟穴者也據下文云若夫齊田桓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衞子南勁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為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云云疑魯季孫意如晉僑如當作晉顛頡魯僑如而傳寫誤入上文又移晉字於伯陽之上遂妄竄入秦字耳狐不稽。顧廣圻曰莊子大宗師狐不借釋文司馬云古賢人也重明。顧廣圻曰未詳董不識。顧廣圻曰此七友在第五按齊策云舜有七友姚校云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古今人表上下有雄陶續身柏陽東不訾秦不虛顏師古曰雄陶以下皆舜之友也身或作耳虛或作字並見尸子上中有方回其靈甫人表未見也此續牙即續身伯陽即柏陽董不識即東不訾其餘或皆彼之駁異耳卞隨務光伯夷叔齊此十二人者皆上見利不喜下臨難不恐或與之天下而不取有萃辱之名。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萃作卑先慎曰萃字不誤說文萃讀若瘁瘁即顇字顇顦顇也荀子富國篇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正作萃是其證今本改萃為卑失其義矣則不樂食穀之利夫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

恐上雖嚴刑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此十二人者先慎曰乾道本無人字盧文弨云淩本有今據補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或飢餓於山谷或沈溺於水泉有民如此。先慎曰乾道本無民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先古聖王皆不能臣當今之世將安用之若夫關龍逢王子比干隨季梁陳泄冶楚申胥顧廣圻曰申胥當作葆申葆申者楚文王之臣極言文王茹黃狗宛路矰丹姬事而變更之下文所謂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者也見呂氏春秋高誘注云葆太葆官名申又載說苑葆作保古今人表同葆保同字也吳子胥此六人者皆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言聽事行則如師徒之勢。盧文弨曰勢秦本作合一言而不聽一事而不行則陵其主以語從之以威雖身死家破。先慎曰乾道本從作待威雖身作其身雖顧廣圻云今本待作從其身雖作威雖身按句有誤先慎按今本是從之以威句此如鬻拳諫君以兵之類改從今本要領不屬手足異處不難爲也如此臣者先古聖王皆不能忍也當今之時將安

用之若夫齊田恆。先愼曰乾道本齊田作田齊盧文弨云田齊倒張本作齊田今據改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顧廣圻曰未詳先愼曰晉字衍此卽魯叔孫宣伯衛子南勁。顧廣圻曰未詳鄭太宰欣。顧廣圻曰未詳下文云太宰欣取鄭楚白公周單荼。顧廣圻曰未詳下文單氏之取周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逼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親下以謀上。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親作侵誤不難爲也如此臣者唯聖王智主能禁之若夫昏亂之君能見之乎。先愼曰若夫二字不當有若夫后稷皋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趙衰。先愼曰乾道本下作襄拾補作衰顧廣圻曰襄當作衰今依拾補改范蠡大夫種逢同華登此十五人者爲其臣也。盧文弨曰爲其疑倒下同先愼曰者下脫之字上文此九人者之爲其臣也下文此十二人者之爲其臣也句法一律明此脫之字讀當以十字爲句盧氏疑爲其倒非也皆夙興夜寐卑身賤體竦心白意明

刑辟治官職以事其君進善言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勞上。先慎曰立事當有脫字不難破家以便國殺身以安主以其主爲高天泰山之尊而以其身爲壑谷鬴洧之卑。顧廣圻曰鬴洧未詳王先謙曰爾雅釋文鬴古釜字釜洧即釜鍑也洧古讀與夏聲之字近水經洧水注甲庚溝水枝分東逕洧陽故城南俗謂之復陽城非也蓋洧復字類音讀變是其證也洧可讀爲復則亦可讀爲鍑方言釜自關而西或謂之釜或謂之鍑明釜鍑連文此鬴洧即釜鍑之通叚字矣鬴洧四旁高而中央卑與壑谷地形之卑相類故並以爲身卑之喻主有明名廣譽於國而身不難受壑谷鬴洧之卑。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主得美名而身受卑名也上文指位言此指名言文複而義不同如此臣者雖當昏亂之主尚可致功況於顯明之主乎此謂霸王之佐也若夫周滑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之作伯按依下文此周威王王所用也今無可考鄭王孫申。顧廣圻曰依下文此鄭子陽所用也先慎曰鄭無王孫王當爲公之誤陳公孫寧儀行父荆芋尹申亥。先慎曰趙本芋作芊盧文弨云芊誤

隨少師越種干。顧廣圻曰種干下文未見吳王孫頟。顧廣圻曰頟國語作雒頟雒同字也他書頟作駱晉陽成泄。顧廣圻曰鈜下文智伯所用也齊豎刁易牙此十二人者之為其臣也。顧廣圻曰按上文但有十一人當有脫文皆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揜蔽賢良以陰闇其主退則撓亂百官而為禍難皆輔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說於主。先愼曰說卽悅字雖破國殺眾不難為也有臣如此雖當聖王尚恐奪之而況昏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故周威公身殺國分為二。先愼曰周威公河南桓公揭之子桓公自封少子班於鞏以奉王號東周而河南遂號西周不詳身殺之事鄭子陽身殺國分為三。先愼曰其事未詳陳靈公身死於夏徵舒氏。先愼曰乾道本無公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荊靈王死於乾谿之上隨亡於荊吳并於越智伯滅於晉陽之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故曰諂諛之臣唯聖王知之而亂

主近之故至身死國亡聖王明君則不然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是在焉從而舉之非在焉從而罰之是以賢良遂進而姦邪幷退故一舉而能服諸侯其在記曰堯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啟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誅者皆父兄子弟之親也而所殺亡其身殘破其家者何也。王先謙曰而下所字當衍以其害國傷民敗法類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法下有圯字誤觀其所舉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間或在囹圄緤紲纆索之中。盧文弨曰纆當作纆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縲作縲或在割烹芻牧飯牛之事然明主不羞其卑賤也。顧廣圻曰藏本然下有後字今本有而字皆誤以其能爲可以明法。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無爲字按能字逗便國利民從而舉之身安名尊亂主則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而任之以國故小之名卑地削大之國亡身死不明於用臣也無

數以度其臣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上有夫字誤先愼曰數謂術數必以其衆人之口斷之衆之所譽從而說之衆之所非從而憎之故爲人臣者破家殘賥。趙用賢曰賥音粹貨也內構黨與外接巷族以爲譽。先愼曰相爲名譽從陰約結以相固也虛相與爵祿。顧廣圻曰相字當衍以相勸也曰與我者將利之。顧廣圻曰藏本今本曰作且按曰字是不與我者將害之衆貪其利劫其威彼誠喜則能利已忌怒則能害已。先愼曰忌當作誠衆歸而民留之以譽盈於國發聞於主主不能理其情因以爲賢彼又使譎詐之士外假爲諸侯之寵使。顧廣圻曰句絕假之以輿馬信之以瑞節鎭之以辭令資之以幣帛使諸侯淫說其主。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侯下有而字誤按句有誤先愼曰侯字衍使諸淫說其主謂使譎詐之士誦說於主前也微挾私而公議所爲使者異國之主也所爲談者左右之人也。先愼曰如蘇代爲齊使燕而使子

（之重權也）主說其言而辯其辭，以此人者天下之賢士也。內外之於左右。（盧文弨曰：之於二字或刪去。）其諷一而語同，大者不難卑身尊位以下之，小者高爵重祿以利之。夫姦人之爵祿重而黨與彌眾，又有姦邪之意，則姦臣愈反而說之曰：古之所謂聖君明王者。（先慎曰：乾道本者上有君字。顧廣圻云：聖君明王句絕，君者上當有脫文。藏本本同今本無下君字。先慎按：無下君字是，今據刪。曰字上本當有者字，各本奪，曰上者字連寫於王下，增君字以補其缺耳。而說之者，卽謂姦臣之黨與，故下文姦臣聞此蹷然舉耳以爲是也。顧氏不知君字爲曰字上者字之誤，因讀聖君明王句絕，則疑君者上有脫文宜矣。）非長幼弱也，及以次序也。（顧廣圻曰：幼弱二字當衍，其一上也字當作世，九字爲一句。）以其構黨與，聚巷族，偪上弒君而求其利也。彼曰：何知其然也？因曰：舜偪堯，禹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察四王之情，貪得人之意也。（顧廣圻曰：人字衍。）度其行。（顧廣圻曰：三字爲一句。）暴亂

之兵也然四王自廣措也而天下稱大焉自顯名也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臨天下利足以蓋世天下從之又曰以今時之所聞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之取衛。顧廣圻曰未詳先慎曰呂氏春秋先識覽衛公子啟方以書社四十下衛此易牙疑開方之誤取當作下或因易牙倡亂而開方始降衛歸罪於易牙故云然韓魏趙三子分晉此六人臣之弑其君者也。俞樾曰上文自田成子以下凡八人不得言六六疑亦字之誤承上文舜偪堯禹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而言故云亦亦也先慎曰此與上不相承六當作八人下當有者字與上此四王者文法一例俞說非姦臣聞此蹶然舉耳以爲是也故內搆黨與外攄巷族。盧文弨曰攄張本作擄先慎曰攄擄並誤當依上文作援觀時發事一舉而取國家且夫內以黨與劫弑其君外以諸侯之權矯易其國。先慎曰乾道本權矯作權驕顧廣圻云今本權驕作權矯按今本是也改從今本隱正道。先慎曰乾道本正道作敦適顧廣圻云今本敦適作正道未詳先慎按作正道是也正道謂法度

與下私曲對文上云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飾邪篇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並作正道卽其證改從今本持私曲上禁君下撓治者不可勝數也是何也則不明於擇臣也記曰周宣王以來亡國數十其臣弑君而取國者眾矣。先愼曰乾道本君上有其字取上無而字盧文弨云而字脫張本有顧廣圻云今本無下其字今據改然則難之從內起與從外作者相半也能一盡其民力破國殺身者尚皆賢主也若夫轉身法易位全眾傳國。顧廣圻曰今本無身字傳作傳按句當有誤未詳俞樾曰法字衍文傳當作傳上所謂破國殺身者以國君死社稷而言也故曰尚皆賢主也此所謂轉身易位全眾傳國者則晉靜公齊康公之類是以其不能死而反見屈於臣故曰最其病也趙本改傳爲傳正得其字惟不知法字之衍而刪去身字失之最其病也爲人臣者。先愼曰乾道本臣作主顧廣圻曰今本主作臣按依上下文當作臣今據改誠明於臣之所言則雖畢弋馳騁。盧文弨曰畢張本作畢撞鐘舞女國猶且存也不明臣之所言雖節儉勤勞布衣惡食國猶自亡也趙

之先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縱慾適身體之所安耳目之所樂冬日罼弋夏浮淫爲長夜數日不廢御觴不能飲者以筩灌其口進退不肅應對不恭者斬於前故居處飲食如此其不節也制刑殺戮如此其無度也然敬侯享國數十年。先愼曰史世家敬侯卽位十二年卒兵不頓於敵國地不虧於四鄰內無君臣百官之亂外無諸侯鄰國之患明於所以任臣也燕君子噲邵公奭之後也。先愼曰趙本邵作召古字通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十萬不安子女之樂不聽鍾石之聲內不湮汙池臺榭。先愼曰此句衍一字外不罼弋田獵又親操耒耨以修畎畝子噲之苦身以憂民如此其甚也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甚於此矣然而子噲身死國亡奪於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先愼曰何故二字倒不明乎所以

任臣也故曰人臣有五姦而主不知也爲人臣者。先慎曰乾道本臣作主據趙本改有侈用財貨賂以取譽者有務慶賞賜予以移衆者有務朋黨狥智尊士以擅逞者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有務奉下直曲怪言偉服瑰稱以眩民耳目者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顧廣圻曰疑讀爲擬下文同又本篇二字互見而聖主之所禁也去此五者則謀詐之人不敢北面談立。顧廣圻曰句有誤王先謙曰談立二字疑倒先慎曰謀當作詭人君南面故臣言北面文言多實行寡而不當法者不敢誣情以談說。先慎曰乾道本敢誣作誣敢顧廣圻云今本作敢誣今據改是以羣臣居則修身動則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誣事此聖王之所以牧臣下也彼聖主明君不適疑物以闚其臣也。先慎曰適疑作道見疑物而無反者天下鮮矣故曰孽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

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孼適子而尊小枝。先愼曰無孼適子謂無以適子爲孼也无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四擬者破則上無意下無怪也。先愼曰君不道疑物以闕其臣臣不誣情以詼說是謂上無意下無怪四擬不破則隕身滅國矣

詭使第四十五

聖人之所以爲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夫上之所貴與其所以爲治相反也。先愼曰拾補與上有嘗字盧文弨云脫

秦本有疑當作常夫立名號所以爲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之高。先愼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之字先愼按依下文當有今據補設爵位所以爲賤貴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世謂之重。先愼曰乾道本無世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先愼按依上下文當有今據補法令所以爲治也而不從法令爲私善者世謂之忠官爵所以勸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士。顧廣圻曰句絕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顧廣圻曰句絕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則士之飢餓乏絕者焉得無巖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爲治相詭也今下而聽其上上之所急也而惇愨純信用心

怯言則謂之蹇。先愼曰乾道本則作時據藏本今本改怯言二字當爲少欲之誤因少欲二字錯簡在寬惠行德句上乾道本遂涉下文之字而誤增藏本以意改爲壹者張趙本改爲一者並非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敬上畏罪則謂之怯言時節行中適則謂之不肖無二心私學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先愼曰乾道本聽上有吏字顧廣圻云今本無吏字今據刪難致謂之正難予謂之廉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愿寬惠行德謂之仁。先愼曰乾道本寬上有少欲二字顧廣圻云今本無少欲二字先愼按少欲二字當在上用心下誤衍於此據今本刪上下文皆四字句無脫文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羣謂之師徒閒靜安居謂之有思。先愼曰乾道本閒作閑據趙本改損仁逐利謂之疾。顧廣圻曰句絕險躁佻反覆謂之智。顧廣圻曰當脫一字險躁連讀下文云而險躁譏諛者任先愼曰佻字衍文險躁反覆四字爲句先爲人而後自爲類名號言汎愛天下謂之聖言大本稱。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本作不按句有誤而不可

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下漸行如此入則亂民出則不便也。盧文弨曰便一作使上宜禁其欲滅其迹而不止也。先慎曰乾道本迹作近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近作迹今據改又從而尊之是敎下亂上以爲治也凡上所治者刑罰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上字盧文弨云一本有今據補今有私行義者尊。顧廣圻曰私下行字當衍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而譟險讒諛者任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陂知傾覆者使令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儉聽上。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儉下有也不二字誤按上字下當有也字而巖居非世者顯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綦組錦繡刻畫爲末作者富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廣者戰士也。顧廣圻曰池當作地俞樾曰顧說是也惟城地連文近於不辭城疑衍文名之所以成地之所以廣兩文相對不當有城字蓋卽成字之誤而衍者今死之孤飢餓乞於道。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

死下有士字誤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絲賞祿所以盡民力易下死也今戰勝攻取之士勞而賞不霑而卜筮視手理狐蟲為順辭於前者日賜。俞樾曰蟲乃蠱之誤春秋蠱牢春秋繁露竹林篇作蠱牢卽其例矣狐蠱二字連文見僖十五年左傳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殺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世者數御。先愼曰廣雅釋詁御進也數音色角反此言巧言利辭之人得常常進見也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循繩墨誅姦人所以為上治也而愈疏遠諂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悉租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府也而士卒之逃事狀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傜賦而上不得者萬數。俞樾曰狀匿卽藏匿也狀與壯通考工記㮚氏凡鑄金之狀故書狀作壯是也壯與莊通漢書古今人表柳壯檀弓作柳莊是也而藏字說文所無古書多以臧為之臧莊聲近狀通作壯壯又通作莊則亦可通作臧矣王先謙曰狀卽伏字形近而誤伏匿二字見史記范雎傳俞說迂曲夫陳善田

利宅所以厲戰士也。先慎曰乾道本厲戰士作戰士卒盧文弨云脫厲字衍卒字據拾補補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平原野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原下有曠字誤按平字當衍涉平字形近耳無宅容身死田畝。顧廣圻曰今本重身字藏本畝作敏今本作奪按句有誤先慎曰乾道本不誤今本作身死田奪非無宅容身則其田不待身死而奪也藏本畝作敏形近而誤死田畝卽孟子死溝壑之意生既無宅故死於外也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無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食賞利一從上出所以善制下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以字拾補善制作擅制盧文弨云以字脫張本有制藏本作制顧廣圻云制制字同所下當有以字今據張本補而戰介之士不得職。顧廣圻曰戰當作耿而閒居之士尊顯。先慎曰乾道本居作官顧廣圻云今本官作居今據改上以此爲教名安得無卑位安得無危夫卑名危位者。先慎曰乾道本無危字盧文弨云危字脫秦本有今據補必下之不從法令有二心無私學反逆世者也。盧文弨曰無字衍顧廣圻曰二心私學上下文凡五見而不禁其行不破其羣以散其黨又從而尊

之用事者過矣上之所以立廉恥者。先慎曰乾道本上下有世字顧廣圻云今本無世字今據刪所以屬下也。王念孫曰屬乃厲之誤說詳上有度篇今士大夫不羞汙泥醜辱而宦。先慎曰句絕女妹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宦。先慎曰句絕賞賜所以爲重也。先慎曰乾道本所上有之字顧廣圻云今本無之字誤先慎按顧氏句讀誤耳此與下誠信所以通威也句法一律不當有之字從今本刪而戰鬭有功之士貧賤而便辟優徒超級名號。先慎曰便上而字衍誠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揜障近習女謁並行百官主爵遷人用事者過矣大臣官人與下先謀比周雖不法行威利在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與下先謀雖五字按句有誤未詳則主卑而大臣重矣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巖居窞路。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路作處誤託伏深慮大者非世細者惑下上不禁又從而尊之以名。顧廣圻曰又從而尊之五字爲一句上下文

及此凡四見以名上有脫文當本重尊之二字而脫耳化之以實是無功而顯無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爲得無深慮勉知詐與誹謗法令。盧文弨曰凌本無與字以求索與世相反者也凡亂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則莫得爲私矣故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詞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聖智成羣造言作辭以非法措於上。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措作令按句有誤上不禁塞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不聽上不從法也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勝下也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七終